

菲利普·罗斯《愤怒》中的欲望身体及其情境化

李思宇^{1*}

(^{1*}浙江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在彼得·布鲁克斯身体叙事学理论视野下, 菲利普·罗斯的小说《愤怒》显现出“欲望身体”的叙事功能和政治意涵。主人公马库斯的身体欲望是推动情节的核心动力, 最终导致了其被驱逐并战死的命运, 而他对奥利维亚身体的凝视与占有, 深刻折射出当代青年犹太男性的性别焦虑; 马库斯的呕吐身体与奥利维亚的疤痕身体, 则分别成为个体对抗权威规训的具身化表达与权力角逐的微观战场。探究欲望身体的社会历史维度, 揭示了个体如何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特定历史语境下被卷入宏观意识形态暴力与国家机器运作。

关键词: 菲利普·罗斯; 《愤怒》; 欲望身体; 叙事动力; 情境身体

The Desire Body and its Situationality in Philip Roth's Indignation

Siyu Li^{1*}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lens of Peter Brooks' theory of corporeal narratology, Philip Roth's novel *Indignation* reveals the narrative function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Desire Body". The protagonist Marcus's bodily desire drives the plot, ultimately leading to his expulsion and death in combat, while his gaze upon and possession of Olivia's body reflect contemporary young Jewish men's gender anxieties. Marcus's vomiting body and Olivia's scarred body become, respectively, embodied expressions of individual resistance to authoritarian discipline and micro-battlefields of power struggle. Examining the socio-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the Desire Body uncovers how, with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1950s America, individuals are swept into macro-level ideological violence and the workings of the state apparatus.

Keywords: Philip Roth; *Indignation*; Desire Body; Narrative Dynamics; Situated Body

1. 引言

“身体”不仅是肉体存在, 还是情感、文化和历史交织而成的复杂整体。菲利普·罗斯 (Philip Roth, 1933-2018) 在他长逾半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向来关注身体在故事中的角色, 小说《愤怒》 (*Indignation*, 2008) 即为一例。小说以 20 世纪 50 年代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社会为背景, 讲述犹太青年马库斯·梅斯纳 (Marcus Messner) 为逃离父亲的精神控制转学至温斯堡学院, 在与校方冲突后被送往朝鲜战场并丧生的悲剧, 罗斯通过马库斯的悲剧“将战争呈现为道德失败”^[1]。虽然《愤怒》并未取得创作上的突破, 但它“为罗斯的叙事以及叙事构建主体‘真相’的方式提供了新的转变”^[2], 以及罗斯历史书写的转变: 更强调“灾难如何轻易发生”和“历史偶然性与随机性之残酷”^[3]。国外学界对《愤怒》进行了多维度解读: 阿尔达玛 (Frederick Luis Aldama) 通过认知科学分析小说, 指出罗斯展现出“对角色心智和认知的敏锐刻画”^[4]; 布鲁维勒 (Claudia

- 73 -

作者简介: 李思宇 (2001-), 男, 重庆开州, 硕士, 研究方向: 现当代英美文学

通信作者: 李思宇; 通信邮箱: louisselibere@gmail.com

www.shiharr.com

Franziska Brühwiler) 将文本置于冷战语境, 认为主人公“不仅与自己不确定的身份作斗争, 还与政治环境作斗争”^[5]; 肖斯塔克 (Debra Shostak) 聚焦父子关系, 指出马库斯被“父权秩序的僵化规则所杀——尽管这些规则本是为了保护后代”^[6]; 麦金利 (Maggie Mckinley) 认为马库斯的悲剧是“仪式化或仪式的过度延伸”, 其屠夫之子的身份使他深陷“犹太屠宰仪式的精神困扰”^[7]; 赫斯 (Brittany Hirth) 则从创伤理论切入, 指出“在战场负伤是他一生中最具创伤性的事件”, 但这一创伤经验在叙述中被刻意“延后”了^[1]。国内学者如朴玉、孟宪华和罗小云等主要关注该部小说中的国家规训与历史书写, 李雨然和杨金才对《愤怒》叙事策略的研究也从“叙事空间、叙事视角和副文本这三个方面来论述这部小说中独特的叙事策略”^[8]。

既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阐释路径, 虽触及身体意象 (如血) 却未充分关注小说中的身体及其叙事功能。本文以彼得·布鲁克斯 (Peter Brooks) 的身体叙事学为框架, 结合身体情境化的理论修正, 论证马库斯的身体欲望如何触发关键情节转折最后推动故事走向悲剧, 并解读马库斯和奥利维亚 (Olivia) 欲望与身体在性别、政治和宗教维度蕴含的深层含义, 由此指出该理论需延伸至社会历史政治等宏观维度, 方能解读个体命运透露出的宏观暴力。

2. 身体转向与身体叙事学

西方哲学对身体的研究源远流长, 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建立了身体和精神的二元对立, 笛卡尔沿袭了此种框架, 认为身体是精神的对立面、依附于灵魂而存在。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身体转向” (Body Turn) 颠覆了此身心二元论传统: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率先提出“一切从身体出发”, 将身体视为行动与思维的根基^[9]; 梅洛-庞蒂 (Merleau-Ponty) 的“身体现象学”建立起身体性在世的思想, 强调知觉通过身体向世界敞开; 福柯 (Michel Foucault) 则认识到历史是身体的历史, “正是在对身体做各种各样的规划的过程中, 权力的秘密、社会的秘密和历史的秘密昭然若揭”^[9]。一众哲学、社会学身体研究著作的出现, “既是身体研究蓬勃兴起的标志, 也直接推动了身体研究成为席卷欧美的持续理论热潮”^[10]。

批评家们也在热潮之下重建身体在文学中的地位。身体研究与叙事学结合产生了身体叙事学, 丹尼尔·庞德 (Daniel Punday) 的《叙事身体: 建构身体叙事学》 (Narrativ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Narratology) 讨论身体对情节、人物塑造的影响, 可谓身体叙事学的先驱之作。但庞德试图构建的身体叙事学忽视了身体的文化和政治意义, 没有真正把身体与叙事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11]。同时期的彼得·布鲁克斯在《身体活: 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 (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 中从精神分析学出发构建了一种“身体动力学”, 即现代艺术如小说与绘画中推动叙事展开的动力是身体。他提出欲望及其欲望对象 (即身体) 是意义的场域, 是“刻录故事的地方, 是一个能指, 是叙述情节和意义的最主要的动因”^[12]。

在布鲁克斯那里, 各种身体类型 (色情的、垂死的) 之中, 对叙事影响最深的是具有性 (sexuality) 的、性别的与性心理的身体, 但此处的性并不是简单的生殖性 (geniality), 而是将自己视为有性别、有性欲的生命的观念, 并且“这种观念与性别差异、出身和自我定义等问题互为因果”^[12]。全美性信息和性教育委员会 (SIECUS) 所定义的性欲是存在于“两耳之间” (between the ears) 而非“两腿之间” (between the legs) 的, 布鲁克斯所言身体欲望同样并非生理肉欲, 它混合着个体各种对自我和他人的想象, 这种想象决定了个体身份。布鲁克斯对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在于将其叙事化, 考量欲望和身体的叙事功能。身体叙事学除了是一种“身体动力学”, 还关注身体的意义, 认为“叙事寻求建立一种身体符号学 (body semiotic), 把身体标记或者铭刻为语言学的、叙事的符号”^[12], 叙事就是身体的符号化 (semioticization) 过程。某一个体对其他身体产生欲望, 给欲望身体打上记号, 由此身体负载着意义并成为叙事的能指。然而布鲁克斯的理论存在两个关键空白: 其一, 身体符号化的具体机制未被阐明; 其二, 身体欲望与个人具体情境乃至社会历史语境的关联遭到悬置。

国内学者欧阳灿灿则结合梅洛-庞蒂的情境身体, 把欲望身体进一步界定为“情境化肉身”, “更强调欲望肉身是情境化的和关系性的”, 并且欲望必然指向某种情境, “它始终处于关系情境即拉康所言的能指符号网络之中”^[13], 其意义生成依赖于具体情境的交织。她认为, 欲望身体是情境中的身体, “体现了人的情境性存在状态”, 理解身体感觉和身体处境, 方能理解他人、理解文本^[13-2]。这意味着, 解读小说中的欲望身体必须同时关注符号与情境的双重作用, 身体只有置

于具体情境之中才能展示出多层次的内涵。

身体叙事学和情境身体的结合为研究菲利普·罗斯的作品提供了钥匙。罗斯创作中的身体叙事“充分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与本真状态”^[14]，《愤怒》则延续此一贯特色：马库斯对女友奥利维亚的欲望与身体描写构成了一条贯穿叙事的“肉身线索”，她的身体是布鲁克斯所言“欲望对象”的典型，不仅激发了马库斯的欲望，其手腕伤痕更是成为叙事符号网络中的核心能指。下文将聚焦小说中马库斯的欲望和身体是如何推动叙事从校园走向战场的，以及身体背后的性别、政治与宗教意涵。

3. 男性身体：欲望背后的性别焦虑

故事开始迅速进入了马库斯和父亲的争吵，他赌气想到要离家出走，然后“可能顺带染上花柳病”^[15-1]，继而，马库斯无法忍受父亲禁锢离开了纽瓦克，他自述选择温斯堡大学是因为看到一张男女在校园并肩而行的照片。与基督教传统不同，“犹太传统对性爱持肯定态度。性爱指向民族繁衍，和谐的性爱符合犹太对于完整和智慧的追求”^[16]，19岁马库斯的性意识很大部分来自于他所在的犹太家庭与社区、深植于其犹太身份，他的“欲望身体”在此情境下是一种合理合法的诉求与存在。然而，马库斯搬到宿舍后对室友都是犹太人感到失望，他想：“我千里迢迢离开家到遥远的俄亥俄求学的目的之一，是它让我有机会置身于非犹太人中间，体验那是什么感觉”^[15-2]。读者在此不难把马库斯与罗斯笔下其他犹太主人公联系起来：祖克曼、波特诺伊、凯普什等无一不是在伴侣选择中更倾向甚至沉迷于非犹太女性（shiksa/gentile woman），正如拉康所言欲望乃他者之欲，shiksa是马库斯渴望与之同化的对象（非犹太人或者说主流美国人）所欲之物，他也将之视为自己的欲望对象。马库斯自小在纽瓦克的犹太家庭和社区中成长，父亲的严苛管教与犹太的社群排他性，使他自幼便感受到身份的束缚与禁锢。这种“情境化身份”一方面强化了他对非犹太女性身体的好奇与向往——将异族女性视为脱离家族与社群规训、实现身份越界的象征；另一方面，他对性的渴望也因反抗父权与寻求同化而被放大，将对女性身体的凝视与占有投射为对自由与自我肯定的追求。这里的“性别”是一种结果而非缘起，犹太家庭情境带来的“性意识”作为一种话语体系生产了马库斯的性别观，家庭中的犹太规范与边界从一开始就深刻塑造了他对身体、性与亲密关系的理解与欲望动机。

如果说离家只是青春叛逆对“她”意象的懵懂追寻，那么马库斯在图书馆对奥利维亚的凝视则完全显现了身体欲望的迸发。奥利维亚“秀发中间的分缝”和搭在右腿上的“左腿”让马库斯失去了抵抗力，他回忆道：“我唯一能做的事，是盯着她头发被一道笔直的发线分成两半的样子，以及他从未停止过的上下摆动的腿。我并非第一次想知道，对一个女孩来说，那样摆腿是什么感觉”，“沿着她裙子向上抚摸的念头”和“想冲到厕所去的强烈欲望”^[15-3]也直指马库斯这个19岁青年渴望摆脱童身的强烈欲望。在这段弗洛伊德式的、充满欲望意味的身体描绘中，奥利维亚的身体被“打上印记”，“发缝”和“小腿”的意象以及“上下摆动”的动作在罗斯这个深谙精神分析学的小说家笔下，无疑是性幻想的投射。在身体叙事学中，“视觉中渗透着无法摆脱的欲望因素之后，情形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操控叙事的动力不再是精神与意识，而是身体的欲望”^[13-3]。马库斯的欲望与身体自图书馆开始主导故事的走向，奥利维亚的身体在叙事中成为了符号性的、叙事性的身体，它被卷入故事，“从而产生人物的心理情感轨迹与人生经历，并由此而产生作品的不断发展的故事情节”^[17]。

身体和欲望开始驱动叙事，马库斯与奥利维亚身体的初次“亲密接触”则是叙事的转折点。在室友艾尔文（Elwyn）的黑色拉萨尔轿车里，奥利维亚主动俯身为马库斯提供身体快感，奥利维亚的非常规行为打破了马库斯对亲密关系的认知框架，引发后续的情感困惑，令他“事后几个星期都百思不得其解”^[15-4]。这是情节的第一次高潮，欲求者的身体欲望得到了满足，又为情节的下一步发展作了铺垫。马库斯事后向艾尔文分享此事和奥利维亚的来信，艾尔文听罢对其女友进行污名化，暗示其品行不端，马库斯对此无法忍受而搬入了孤立的尼尔楼，脱离了集体生活。

在小说中，疤痕首次出现于奥利维亚的来信中，从此便成为了文本符号网络中无法忽视的能指。和其他罗斯主人公一样，马库斯通过追求非shiksa来象征性地获得美国式的男性气质，“shiksa对犹太男性来说在性和社会层面有一种幻想式的吸引力”，对shiksa的幻想可以转化成一种长久的追求（quest）^[18]。奥利维亚的“酗酒史、疤痕、精神病院”引发了马库斯的男性

气质焦虑。他把这些过去与“脆弱、坚毅”联系起来，疤痕由此成为了这对男女关系中“欠缺对立”（privative opposition）的印记，“欠缺对立”指对立的双方中，某方以对方有而己方无的特征标识（mark）来定义自身。在马库斯那里，疤痕就是他们关系中的这个特征标识，他甚至对疤痕表现出恋物癖倾向，疤痕是奥利维亚反抗的代名词，而自己则是不敢反抗的“乖犹太男孩”，马库斯“完全被禁锢其中，被禁锢在它的英勇中”。马库斯在回信中声称在约会当晚便“注意到”疤痕，甚至“单凭一己之力就推断出她酗酒的事”^[15]，通过语言上宣称对疤痕的“全知”，他试图消解奥利维亚此前在汽车内亲密接触中建立的主导地位。在男性主导的传统两性剧本中，“看见”等同于“掌控”——马库斯以此掩饰性接触中实际存在的被动性，这种想象性的“看见”揭示了在认知欲、占有欲身体背后，人物试图补偿的是现实中因性经验不足导致的男性气质焦虑。奥利维亚的身体与疤痕，成为了马库斯性别麻烦的一面镜子。图书馆那段弗洛伊德式的性幻想，呼应精神分析学中“生本能”的“力比多发泄”（libido cathexis），亦即“拥有的欲望”。但马库斯欲望的满足止步于生理满足，他的主体性和拥有身体的欲望被奥利维亚的主动权颠覆，他忍受不了他人对女友的污名化，或许实质上是忍受不了自己作为男性却成为欲望客体的事实。

4. 规训身体：印记背后的意识形态角逐

马库斯和奥利维亚的亲密接触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是在道德规范严格的校园中马库斯开始打破规范，为后续第二次接触被发现埋下伏笔；其次是更换宿舍引起卡德威尔院长注意并与马库斯谈话，这次谈话中双方关系因社交、宗教等方面的分歧变得紧张，最后以马库斯的突然呕吐告终。呕吐不仅标志着情节的转折，更是他被压抑的身体对话语的愤怒抵抗。这一“呕吐的身体”有别于在图书馆中因性欲投射而显现的“欲望身体”，它不是对他者之欲的响应，而是“本我”（ego）对“超我”（superego）——即道德审判与权威规训——的剧烈反击。院长以社交礼仪、宗教规范等话语层层压制马库斯，他的焦虑与愤怒在无意识中化为生理冲动。呕吐作为一种排泄行为是对“贱斥物”（the abject）的驱逐，它将“非我”（not-me）建构为贱斥物，从而建立了身体的疆界，而身体的疆界也是主体的第一界线”^[19]。马库斯呕出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还是院长所代表的象征秩序——校园规范、父权道德与宗教控制交织成的压迫结构。在一连串理性词句之后，突如其来的呕吐打断了对话的逻辑链，令读者切身感受到被压抑的力量瞬间爆发：呕吐成为了对话语具身化的反抗，将愤怒在最“污秽”的形式中呈现出来，是欲望之外的另一维度的身体政治。而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事件源自身体和身体欲望，一旦发生又反过来作用于身体，欲望驱动的身体行动（亲密接触）打破了马库斯生活的原有平衡，继而迫使角色进入新的冲突情境（与校方对立）。谈话过后，马库斯再次因为朋友考特勒（Cottler）对奥利维亚的污名化而怒火中烧，和艾尔文对身体的污蔑引起的怒火如出一辙，这引发他阑尾炎发作、恶心呕吐不止进而住进了医院。叙事至此，身体线索已经取代线性的时间线索成为了情节发展的驱动内核。

而身体在小说中的所指，除个人维度的性别政治和话语反抗，还勾勒出 20 世纪 50 年代的意识形态图谱。欧阳灿灿指出，视觉所把握的既是认识的对象也是欲望的对象，于是小说中“总是涉及对身体、身体转喻物与隐私生活领域的好奇心、观察与窥探”^[13]。奥利维亚到病房探望时，马库斯对疤痕背后的故事感到好奇，他的好奇心、窥探欲和恋物癖指使他追问奥利维亚的家庭背景，此时她的脸上却“完全失去表情”，她以“放聪明点（Practice tact）”冷硬回绝，刻意回避相关话题^[15]。疤痕作为奥利维亚自杀未遂的创伤性能指，其所指在此被隐瞒，指向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创伤”——它无法象征化，所以被安置在词语丢失的地方，它的所指始终以“未知”形式存在，却以这种形式扩大了所指的可能性。疤痕的所指可从奥利维亚的来信中窥视一二，她说“我来这，是因为它够保守——据说那会把我的纠正成一个正常的人”^[15]，换言之，奥利维亚由于她的自杀行为已经被建构成为了不正常的人，即“疯女人”，这种正常/不正常的二分法所暴露的则是保守主义的温斯堡学院作为国家机器的暴力规训本质。

民主党治下的战后美国，自由主义思潮节节上升，共和党人伦茨校长手下的温斯堡学院则是保守主义的阵地。在自由主义的个人观看来，自己的身体是可以由个人所自由支配、处置的私有财产，基于这种观念，许多人认为对自己的身体有施加催吐、割腕甚至自杀等暴力行为的权利。然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保守校园语境中女性身体并非这种自主性个体，而是“被观看”与“被解释”的对象。而事实上，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付诸流放，是因为她除了自己的身体这片最

后的领土，再没有了其他谈判和威胁的资本。而对奥利维亚自身身体这片最后的领土，权力仍要争夺。在学院、家庭与奥利维亚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对身体自主权的争夺背后，所蕴含的实际是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个人身体维度的意识形态角逐，在罗斯的笔下，身体及其印记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微观战场。

而后马库斯与奥利维亚在医院的第二次“亲密接触”，或者说，马库斯的欲望身体，直接引发了与校方的冲突。二者在病房内的亲密行为被护士目击，这一隐患最终被院长当作“道德污点”和指控他导致奥利维亚怀孕和精神崩溃的证据，马库斯回溯道：“因为奥利维亚用手那一记快速的抚摩，我得到的回报是去朝鲜”^[15]。的确，与院长发生冲突过后，马库斯的大学生涯已然宣告走向尾声，他被开除继而送往战场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一系列由身体欲望引发的事件中，马库斯的每一次选择都基于即时身体需求而非理性考量，欲望驱动的莽撞行为不断累积风险，使马库斯逐步丧失对命运的控制权，最终导致他战死朝鲜的悲剧。

5. 他者身体：征兵背后的政治驱逐

奥利维亚的身体是美国国内党派较量的战场，而马库斯的身体被送上战场同样投射出美国国内与国外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朝鲜战争正值美苏冷战初期，美国社会在麦卡锡主义浪潮中高度警戒，“出现了一种防止任何持有非正统的、左翼的政治观点或曾经怀有此类想法的人士出现的狂热执念”^[20]，而美国式的正统的价值观大多源自于清教传统，保守主义人士信仰上帝，他们将无神论者和异教徒作为异己排除。而共产主义则是赤裸裸的无神论，“在保守主义者心目中，反共产主义不仅是一场意识形态上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还是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在信仰问题上的一场殊死搏斗”^[21]，这就使得并不信仰上帝或清教的美国人置身于成为“红色恐怖（Red Scare）”的危险。马库斯在与院长的对峙中大量背诵伯特兰·罗素的文章《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而院长“卡德威尔是这儿最虔诚的基督教徒”^[15]，马库斯的行为对院长来说显然无法接受。院长宣称马库斯有权崇拜罗素，但同时也声明担忧马库斯在温斯堡“格格不入”，“有些问题似乎需要及时处理”。紧接着马库斯就以亡灵的视角回溯道：“那就是我为什么被征入伍和被杀害的原因”^[15]。罗斯在此透过院长的话语和马库斯的回溯，暗示马库斯已经对国家机器构成了“红色”威胁，在冷战初期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将被斥为“红色”“他者”的身体送往战场的征兵，无疑具有不可磨灭的政治色彩，其中彰显的恰恰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对异端意识形态的排斥与政治驱逐。

此外，尽管马库斯宣称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实际上学院在他入学伊始便为其贴上了“犹太人”的标签。马库斯自身有意摆脱他的犹太身份，但他对奥利维亚的疤痕和自杀的想象却说明他的身体和认知已经被深深地情境化、犹太化了。在犹太律法里，屠宰手（shochet）要在喉咙处一刀完成对牲口的宰杀，并将牲口倒掉至流完血为止。马库斯将奥利维亚的自杀行为与犹太屠宰仪式平行，认为“那正是奥利维亚企图做的，依照犹太教规，用放干自己血的方式自杀”，“奥利维亚那道泄露秘密的疤痕，来自她试图对自己施行宗教式的屠杀”^[15]。马库斯以自己犹太屠夫之子身份带来的认知惯性来想象和解读女性身体，这恰恰印证了情境化的身体叙事学观点——身体符号的意义生成依赖于阐释者的情境位置。马库斯对疤痕的屠宰联想，揭示了其作为犹太屠夫之子的身份困境，也正是社会与学院对犹太人施加的刻板印象，马库斯这类罗斯笔下的犹太男性总在追寻非犹太女性、摆脱那个生他养他的犹太共同体，而身体的犹太印记却早已暗中宣告失败。遗憾的是，无论马库斯是无神论者还是犹太教徒，他最终都逃不脱在温斯堡“被他者化”的命运。用校长的话说，温斯堡是一个培养道德、爱国和高尚个人的基地。这便是这座学院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规训和惩罚是它的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马库斯自己的欲望身体和奥利维亚的相互作用，小说中其他角色的欲望也引发了连锁反应，成为了推动马库斯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在和院长冲突过后，马库斯回到宿舍发现里面一片狼藉，他的私人物品被曾经的同性恋室友弗鲁塞（Flusser）当成了宣泄欲望的对象，这件事给他带来的紧张焦虑使他盲目接受了考特勒的兄弟会邀请，并雇人代他参加基督礼拜的建议。这个“最终的错误”，成为了他被实际上不容宗教自由的校方开除的导火索。

纵观上述情节，菲利普·罗斯在《愤怒》中构建了一条由欲望身体驱动的叙事链条：两次关键的“亲密接触”引发人际冲突进而招致来自学校这个国家机器的权力审查，每个环节都由具体身

体行动衔接。马库斯的每一次欲望满足都带来更大危机，他的欲望决策始终具有“当下性”，而其引发的后果又如同定时炸弹般延后爆发，如同滚雪球般将他推向绝境。马库斯·梅斯纳的每一次身体行动，都成为打破平衡、触发冲突的关键事件，推动故事滑向不可逆转的悲剧，他的身体是“叙事中的关键记号，叙事内涵的一个核心连接点”^[12]。菲利普·罗斯通过这种严密的行动逻辑证明，命运的悲剧有时并非源于抽象的命运无常或历史的偶然相遇，而是个人的欲望身体和规训体制之间的必然碰撞。马库斯的悲剧性在于，他试图通过满足或掌控自身的欲望身体，他获得了个人认知层面的身体自由，欲望身体本身却沦为了权力的切入点。

6. 结语

布鲁克斯的身体动力学为认识身体的叙事功能提供了有力工具，但在解读身体时遭遇到了困境：仅关注身体的叙事动力学，则无法解释《愤怒》等小说中身体与疤痕此类意象如何承载性别、政治与宗教的多重所指；情境化的身体虽能揭示在不同语境下流动的身体，却不能深入历史、社会等宏观维度。这种关注欲望和叙事功能的理论首先不可避免地忽视了种族与阶级等意义上的身体，例如马库斯在屠宰房内劳动的、犹太的身体；其次，将欲望简化为“叙事动力”可能削弱身体所蕴含的政治批判性，例如奥利维亚的创伤身体更需置于冷战美国的历史语境中考察。

布氏身体叙事学虽然有其缺憾，但作为一种叙事学理论，显然区别于流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经典叙事学”；同时，以“欲望”为焦点的叙事研究也拓展了精神分析学的解读潜能；在“身体转向”的潮流之下，其更是为身体研究在文学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菲利普·罗斯的《愤怒》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其中的身体叙事是一部欲望与反抗的微观史诗，通过身体叙事学来解读，读者得以理解当代欧美小说家是如何通过身体及其欲望来构造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并将身体刻画成时代与社会的“印记”。

参考文献：

- [1] HIRTH B. Scandals and Battle Wounds[J]. Philip Roth Studies, 2021, 17(1): 8-27.
- [2] ROYAL D P. What to Make of Roth's Indignation; Or, Serious in the Fifties[J]. Philip Roth Studies, 2009, 5(1): 129-137.
- [3] SHIPE M. After the Fall: The Terror of History in Philip Roth's Indignation[J]. Philip Roth Studies, 2018, 14(1): 1-24.
- [4] ALDAMA F L. Putting a Finger on That Hollow Emptiness in Roth's Indignation[J]. Philip Roth Studies, 2011, 7(2): 205-217.
- [5] BRÜHWILER C F. Political Initiation in the Novels of Philip Roth[M].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 [6] SHOSTAK D. Fictive Fathers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M].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0.
- [7] MCKINLEY M. Blood, tradition, and the distortion of ritual in Philip Roth's indignation[J]. Studies in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1981-), 2014, 33(2): 186-201.
- [8] 李雨然, 杨金才. 菲利普·罗斯《愤怒》中的叙事策略及其政治意蕴[J]. 外语教学, 2022, 43(04): 100-106.
- [9]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 [10] 欧阳灿灿. 欧美身体研究述评[J]. 外国文学评论, 2008(02): 24-34.
- [11] 许德金, 王莲香. 身体、身份与叙事——身体叙事学刍议[J]. 江西社会科学, 2008(04): 28-34.
- [12] BROOKS P. 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3] 欧阳灿灿. 叙事的动力学:论身体叙事学视野中的欲望身体[J]. 当代外国文学, 2015, 36(01): 146-153.
- [14] 李俊宇. 存在、伦理、身份——论菲利普·罗斯创作中的身体叙事[J]. 当代外语研究, 2015(06): 56-61+78.
- [15] 菲利普·罗斯. 愤怒[M]. 张芸,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 [16] 薛春霞. 越界、争执与突破——批评家眼中的菲利普·罗斯[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 37(03): 134-142.

- [17] 欧阳灿灿. 当代欧美身体研究批评[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18] JAHN F C. The Quest for the Ultimate Shiksha[J]. American Quarterly, 1983, 35(5): 518-542.
- [19] BUTLER J.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 Routledge, 2006.
- [20] SMITH C R. Silencing the Opposition: How the U.S. Government Suppressed Freedom of Expression During Major Crises, Second Edition[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1.
- [21] 王恩铭, 王卓. 战后美国保守主义[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8.